



楊次莊先生注杜  
 大典制之章麗以  
 勸遜  
 廉以肆疏纂之章  
 毅以核此修  
 詞之凡例也故注  
 腳自韓嬰外  
 傳而下惟元凱為  
 舉賤次孝標  
 為鈎玄降而孟會  
 筮矣征南



翼經之功大其餘莫若冷拈曠  
引借杯澆臆憂去訓詁窠餽絕  
不為法華所轉則稽古而古懽  
作古而古亦獲即撫摠繁重亦  
立榦垂條不得不沛湧泉斛耳  
句餘次莊先生篤學不衰一似

袁伯業藩溷皆著紙筆一似左  
太冲允服膺少陵酷有杜癖其  
於蜀豫兩本虞蘇屬釋已不啻  
韋絕而郢堊之行役清漳風塵  
歷落從梅殘杏鬧間猶雅手工  
部一帙探頤推陳向洗墨乞靈

使高齋入夢真能把詩過日陰  
映千古寸心者爰輯諸家言闡  
繹表章拔其核論輔以新裁掃  
飯顆之疑補丹稜之缺清娛遐  
賞私其所好取詩翼為孫謀曰  
夫有所授之也今注少陵者亡

慮人爭驪探戶侈岷登而槃日  
增疑筵鐘小叩下之承舛襲訛  
傳會掛漏高者中央盡鑿三隅  
不反擗捨吞剝之訊不幾如河  
漢而怖其卒乎夫不求甚解一  
語是貧兒鈍賊之護符也隨衆

觀場一法是蘆樣油腔之學步也  
也執詩求杜如買櫝而還執詩  
注求杜如聚隴而鼓審其所為  
何以聖何以史何以集成者不  
過慧從狂拾相以肥舉安能發  
音中之窳莫領味外之酸鹹乎

故必有鄴架等身龍威授簡者  
少陵笥厨之秘讀之乃可以選  
炙有目光巖電胸快并剪者少  
陵錐鎚之利讀之乃可以解頤  
有杯浮五岳烟點九州者少陵  
衫履之曠讀之乃可以記里有

沐日浴月補天縮地者少陵鬚  
眉之異讀之乃可以驚筵有僊  
胎脉望鬼泣諾皋者少陵斑駁  
之厚讀之乃可以濯魄有塵尾  
散香唾壺吸露者少陵宮商之  
穆讀之乃可以息黥又必有沉

汨懷沙藏丹化碧者少陵性情  
之正乃可以教忠愛而起頑懦  
若次莊其人殆所謂兼之矣人  
人共讀之杜次莊不得而私之  
至次莊所讀之杜少陵亦不得  
不私之者如奕棋之喻固不勝

月五  
悲哀痛之詔豈容再下回紇馬  
煩正杞人之蚤計侍中貂插尤  
漆室之微詞授杜者其有憂患  
之心矣獨怪少陵以窮愁工千  
古尚令讀者挾以自私次莊位  
不逮拾遺院不列待制知有房

次律而不敢救能為大禮西嶽  
諸賦而不得獻其窮愁殆甚於  
少陵不知百世而下讀次莊與  
注次莊之詩者其持論又當何  
如也惟是少陵詩法授諸膳部  
之祖而次莊有得臣之筆得臣

之酒者熊兒驥子抑又過之空  
其疏纂之殺校既舉贍而復鉤  
玄也予家萬里橋邊不能枕籍  
杜曲祀閭僊之像浣文昌之灰  
次莊以大蓬之逸老獨併掩而  
有之稱子美功臣使其現身於  
丹鉛排續之下亦太橫矣然萬  
丈光燄長呵護於夔梓東西彼  
花谿草堂之勝豈君家三管所  
能終奪者哉

蜀西社第張拱機群玉父題



杜注水中鹽

本傳

新唐書傳並見千家注集茲不載

劉昫舊唐書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  
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  
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  
竒之召試文章授京北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  
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  
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  
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

上疏言瑄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瑄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叅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橡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叅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

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旣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沔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爲暴雨所沮旬日不得食來陽聶令知之自掉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陷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來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

謂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  
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  
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選其干  
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  
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  
妖淫民謳歌誦諷賦曲度嬉戲之亂亦隨時間作至漢武  
賦栢梁而七言之體興蘓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  
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  
自非有爲而篇則又不安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

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狀抑揚寬  
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  
本土以簡謾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  
爲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  
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不取  
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沉宋之流研  
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繇是之後文變之體極焉  
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迨於魏  
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

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  
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  
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  
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  
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  
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  
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予嘗讀條析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爲之準特病懶未就耳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  
甫有文集六十卷

少陵紀

明謝杰 閩長樂人

公杜氏名甫字子美其稱少陵拾遺工部則皆以地與官  
號之世爲襄陽人晉當陽侯預十三世孫曾祖依藝監察  
御史鞏縣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審言善詩  
與蘇味道李嶠崔融齊名時稱文章四友公詩蓋衣鉢於  
審言而益大之審言嘗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  
當得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再從兄易簡九歲能屬文  
不避吏部尚書李敬玄爲所齟齬高宗怒其險躁繇侍御  
貶開州司馬兄弟並以狂名公之自號曰狂夫曰老更狂

亦有所本也閑令奉天日生公於官遂爲杜陵人視杜陵之族甚踈然公世貴亦無藉其尺五天云公生於先天元年壬子嘗睿宗之世次年癸丑玄宗受禪改元開元乙卯觀公孫氏舞劍器於郾城戊午七齡能開口詠鳳凰庚申九齡能書大字丙寅出遊選場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楊辛未遊吳越甲戌自越歸赴鄉舉乙亥下第壯遊詩云將下考功第拜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行丁丑從李白高適遊亦在齊趙境天寶五載丙戌歸長安丁丑應詔不中時值李林甫作相己丑寓東都辛卯進三大禮賦玄宗竒之命待制集賢院時年四十壬辰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叅列選字甲午進封西岳賦乙未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叅軍丙申丁祿山之亂聞肅宗卽位靈武奔行在陷賊中至德二載丁酉脫賊至東都謁肅宗於鳳翔拜左拾遺時年四十六會房琯敗於陳濤斜以門客董廷蘭事罷相公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公入謝猶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才堪公輔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

托瑄門下依倚爲非瑄愛惜人情一至汙玷臣嘆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所以冒死稱述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獨臣蒙帝雖不罪然繇是不甚省錄乾元元年戊戌出爲華州司功爲郭使君進滅殘寇狀秋有策進士文已亥鄴城師潰史思明寇河南北公棄官客秦州冬往同谷縣入蜀上元元年庚子裴冕爲卜草堂於成都之浣花谿辛丑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時道梗又嚴武入蜀得所依也二年之間李若幽代裴冕崔光遠代若幽光遠卒高適以蜀州刺史攝尹事而嚴武代光遠時有段子

璋之亂故尹數易寶應元年壬寅嚴武召還以高適代之公送武到綿州未幾蜀有徐知道之亂公入梓州玄宗肅宗相繼崩代宗卽位歲在癸卯改元廣德公浮游梓聞間甲辰自梓往聞聞嚴武再鎮蜀

代高適也

遂歸成都武表公爲

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永泰元年乙巳四月嚴武卒以郭英乂爲成都尹崔旰反寇成都英乂奔靈池公亦辭草堂下戎州歷忠渝居於雲安縣大曆元年丙午自雲安至夔秋寓於夔之西閣是歲杜鴻漸平蜀亂表旰爲節度使丁未遷居赤甲又遷灤西東屯復歸於灤西

戊申出峽去夔至江陵遷公安冬入於岳陽時楊子琳反  
陷成都故也已酉自岳陽之潭州尋入衡州復回潭州庚  
戌在潭州率舟居會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  
因避亂入衡州欲往柳州不果回潭州謀歸襄陽道卒年  
五十九殯於岳陽子宗文宗武宗文小名熊兒宗武小名  
驥子宗文蚤天宗武有子曰嗣業然宗武亦貧死不能葬  
公後四十年嗣業乃克襄事而元稹爲之銘公少貧不自  
振客遊所至人鮮知者惟李邕竒其材困長安中稍稍以  
賦頌自見高自稱許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  
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詞且四十  
年然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惟天子哀之  
若全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  
六經至沈麟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會遭亂  
不果用肅宗朝復以直忤旨遂坎坷終其身棄官流離值  
年艱窶身自負薪採橡栗以食孺弱有饑死者寃之身亦  
不免至其爲詩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  
不足公獨有餘雖與李白齊名白亦卒不能及元稹云詩  
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足稱實錄詩窮則工詎不信與公



素許身稷卨固非其倫然流離顛沛心不忘君其忠亦足  
念也諸瑣瑣不足信者並削不書

按小說稱子美往耒陽過江上洲中飲醉不能歸爲水  
漂去玄宗自蜀還詔求之邑令壘空墳以應唐史因之  
遂有牛酒大醉一夕卒之語又呼嚴武爲挺之兒幾爲  
所殺幸蘆鈎其冠者三武母救之得免是二事者世靡  
不以爲實錄余考之無當也玄宗自蜀歸公方諫官省  
帝晏駕公在蜀代宗登極後八年公始卒安得當爲玄  
宗之世而公逝其失實者一嚴武遇公甚厚公詩美嚴  
亦甚備歿猶思之不置雖有小忤不廢大德彼何自而  
殺公其失實者二一可事斷一可理斷皆余所謂不足  
信者聊書之以就正於博雅君子

唐詩記事

記事云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是歲甫生明皇開元三年丙

辰於郾城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是年才四歲必有誤天寶元

年癸未南曹小司寇為山之作時年三十一天寶十一

年癸巳上韋相詩有龍飛四十春帝即位四十年時有兵

車行麗人行十三年巳未上三大禮賦甫年四十三召試文章

授河西尉不行改右衛卒府曹十四年丙申是年十一月初自赴京奉

先有詠懷詩是月祿山亂以家避亂鄜州獨陷賊中天寶十五載丁酉

六月帝西狩有哀王孫詩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是年

避寇馮翊有白水高齊三州觀漲詩至德二年自賊中竄  
歸鳳翔拜左拾遺八月墨制放還往鄜州起家有北征詩  
明年乾元元年收京扈從還長安上疏論救房瑄帝怒  
甫華州司功曹有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留花門  
洗兵馬詩明年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川乃適同谷乃入蜀  
有遣興二首上元元年辛丑在蜀二年嚴武鎮蜀甫自閬  
往依馬明年寶應元年癸巳有元年建巳月詩代宗廣德  
元年甲辰有祭房相國文武再鎮蜀表甫叅謀檢校工部  
員外作傷命五首永泰元年丙午武卒崔旰殺郭英乂楊  
子琳栢正節舉兵攻旰蜀亂甫遊東川除京兆功曹不赴  
大曆元年丁未移居夔州三年出峽之荆渚至湘潭寓居  
耒陽五年辛亥有追高適人日作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

珊瑚鈎詩話

張表臣曰予讀杜詩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  
鏡行藏獨倚樓棲嘆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  
从藏蛟龍得雲雨鷗鷺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  
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  
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

東則又怪其華艷也久客得無淚故妻歎及晨夔空恐羞  
恥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  
臂寒咲將花近靨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讖  
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  
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聖圖天廣大  
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  
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  
也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  
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大宗  
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  
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愛深思遠  
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  
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炤濁水源  
欲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  
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  
膺華顛未至也

藝海洞酌

馮元成曰杜甫之詩皆觸時憤事邑邑不自聊故托春秋

義依古風刺至其追往盛悼今衰感時憂君疾痛慘怛流  
涕悲哀而不自已皆托詩以志傷感故稱爲詩史始天子  
寵貴妃及其姊秦虢夫人任其弟國忠爲相怙權縱欲作  
麗人行天子開邊人疲於兵作兵車行安祿山反天子入  
蜀皇子孫流離道路王師敗績作哀王孫作悲陳陶悲青  
坂作江頭寇盜攘奪甫家寓鄜延彌年問不通乞候往視  
作羗村作北征是歲收京師而回紇助師爲民殃作喜聞  
官軍已臨賊境作收京作留花門扈駕還京師在諫省作  
昨出左掖及題省中壁暮宿左省傷鄭十八王中允不獲  
原作贈篇出華州司功叅軍作至日遣懷呈兩省舊閣老  
天下方亂盜賊充斥作洗兵馬行作新安吏石壕吏作新  
婚垂老無家別作前後出塞已棄官客秦州出鈇堂峽入  
寓同谷負薪采橡栗自給作秦州雜詩作七歌已入蜀客  
劍南入成都作散愁作恨別結序浣花溪作卜居作堂成  
作狂夫范陽負固甫傷燕耆舊不能反正作漁陽廣德初  
天子避吐蕃幸陝汾陽王復京師作遣憂作收京作有感  
作送班司馬入京作傷春釋悶作憶昔嚴武再帥劍南甫  
復歸成都作草堂作四松作桃樹武表爲工部員外怙故

舊時以直諫與忤而幕中諸少年相妻非復不自聊作遣  
 悶作宿府作去矣行作赤霄行作莫相疑行武卒作哭巖  
 僕射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客居雲安作三韻三篇感河  
 北三鎮擁兵不朝諸藩不憂國吐蕃回紇交寇作諸作近  
 聞作遣憤作杜鵑嘆舊懷賢作八哀移居夔州上古栢行  
 思太平舊事作宿昔作洛陽作提封作秋興遷居赤甲作  
 晝夢遷瀼西會弟觀自中都到夔許迎妻子家江陵同居  
 作喜寄觀三首作暮春三月巫峽即事聞觀至江陵將去  
 巫峽瀼西有果園四十畝棄贈人遂汎舟瞿塘下江陵作  
 江漢作折檻行移居公安憇數月去之作曉發公安作歲  
 晏行卜居不遂往來湘潭登岳陽汎洞庭青草湖望衡岳  
 皆有詩時客遊無主寄家舟中作舟中伏枕舟中雪舟中  
 小寒食燕子來舟中已留滯耒陽郭遊嶽祠會大水涉旬  
 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蓋甫志  
 意豪隘人世自廣於素位不願安土樂天之學未有得故  
 終困抵此而其詩以終困而大昌元微之志其墓曰世之  
 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  
 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其惟

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  
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體勢而兼昔人所獨專使  
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哉否乎苟以爲能所不  
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說者以爲六經  
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後便有杜子美其宗尚推尊之如  
此

楊用修深嘗宋人詩史之說如馮元成先生此論則談  
詩史者何可盡非

德周識

論編年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  
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  
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  
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  
比近時焦弱侯極以編年爲正而服膺子瞻之善喻迺有  
不盡然者如北征秦州同谷諸篇皆公自注歲月卓據無  
疑其餘第亦後人揣摩詩意妄相附會焉耳而欲按事求  
情按時論事將安所窺作者之意乎如寄臨邑舍弟黃河

泛溢詩編在開元二十九年徒以唐史是年有伊洛及支  
川皆溢河北二十四郡遂爲編附然河水時溢繫獨是年  
爲然且是時公年甫三十乃詩中有吾衰同泛梗之句亦  
似非少作洗兵馬編在乾元二年春是年春無雨也考綱  
目是年春不書旱永泰元年春書旱當是永泰元年係之  
乾元二年舛矣寄裴施州詩謂是裴冕編在大曆二年攷  
唐史冕以寶應六年貶施州不數月移澧州則距此已六  
載矣何以誤其時而并誤其人又如送孔巢父謝病歸遊  
江東兼呈李白單注編在天寶十載攷太白天寶初客遊  
會稽與吳筠隱于剡中則寄白江東之句當在此時而巢  
父與李白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至永王辟巢父在至德  
二載則相距後十餘載矣何以誤其時而併誤其事諸如  
此類不可殫述高郵張縉長樂謝杰謂當以詩意爲主不  
可以編年牽合詩意夫善於論世者正不泥於論世也而  
其誤起於呂汲公作杜公年譜如公生於開元元年癸丑  
而譜以爲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庚戌沒於大曆六年辛亥  
而譜以爲沒於大曆五年辛亥其推公生沒所值紀年與  
夫紀年所值甲子皆有一歲之差公上三大禮賦云生陛



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公天寶十載奏賦年三十有九第  
公以開元元年癸丑生汲公攷公生先天元年癸丑天寶  
十三載奏賦若十三載公當四十三歲矣且唐書宰相表  
及紀年通譜先天元年壬子而譜以爲癸丑何不相符也  
卽如集蔡房公廣德元年歲次癸卯而譜以爲甲辰皆差  
一年矛盾明甚趙子櫟駁之有以夫孟氏曰盡信書則不  
如無書夫史傳之編年猶未免魯魚甲乙之疑矧詩史乎  
或曰然則此注曷循編年例曰一日大同殿足盡蜀道山  
川姑以便其繙閱非詩不可編年而年固未易編也

李杜詩論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  
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此復安得輕爲優劣乎又  
攷之其並推李杜者杜牧詩曰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  
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巖滄  
浪曰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又曰李杜數  
公如金雞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又  
曰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詩法如孫吳范德機曰中篇秘  
本謂之發思篇以發思者動蕩性情使之若此類也偏者

得一偏能者兼取之殆爲全美古今李杜二人而已迂齋  
詩話曰李爲仙才杜爲天才葛常之曰太白子美皆掣鯨  
手也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  
荆榛則如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韻語陽秋  
曰李杜以詩齊名然杜詩思苦而語竒李詩思疾而語豪  
其微有抑揚者孫器之曰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  
覈其歸存恍無定處獨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  
議楊誠齋曰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少陵之詩靈均之

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  
者聖於詩者歟其互有短長者嚴滄浪曰李杜好處彼此  
都不可互能子美沈鬱太白飄逸如太白夢遊天姥吟遠  
別離子美不能作如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太白不能  
作近時胡應麟曰太白刀筆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  
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  
無常變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辭超逸驟如  
駭耳素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竒繹之難盡此其微不  
同者也其獨尊少陵者王禹偁曰杜甫且爲詩宰相丁晉

公曰子美集開詩世界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皇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周竹坡曰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之藩籬况堂與乎傳與礪曰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植綱嘗繫風化爲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其大成也王元美曰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又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竒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胡應麟曰太白五言沿洄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絕句超然自得冠古絕今子美五言北征咏懷新婚耑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繇已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余也知詩淺知李杜詩尤淺何敢妄爲軒輊謬附淵源惟憶先大宰有云學文師韓吏部余亦曰讀詩亦宗韓吏部吏部之稱李杜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酬盧雲夫

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  
杜萬類因陵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  
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熳長醉無文辭  
此其崇獎表章不遺餘力矣我明楊用修謂太白詩仙翁  
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  
陵則漢書也王元美曰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  
逸高暢爲貴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  
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  
歔歔欲絕者子美也胡應麟曰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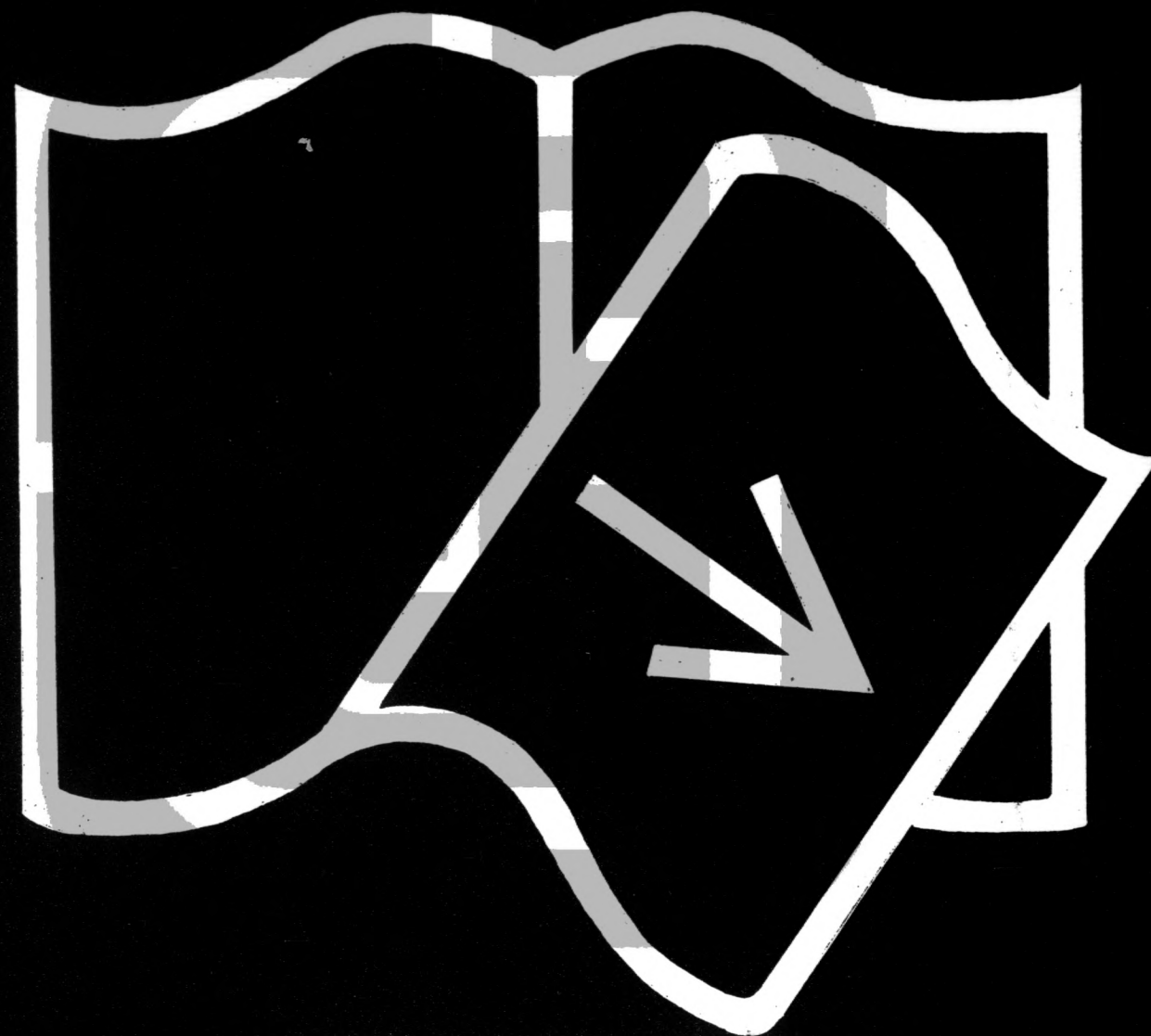
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炤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  
萬彙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綜一  
代故利鈍襍陳巨細咸蓄又曰李才氣逸而調雄杜體大  
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  
兼得唐調者杜也其餘表章未易枚舉間有一二効少陵  
忠臣者如李于鱗曰七言律體子美篇什雖衆隳焉自放  
矣王元美曰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  
七言絕太白神兮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  
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此自附功臣何損

大家若何大復謂子美世故博涉而出於夫婦者常少致  
兼雅頌而風人之旨或缺其意謂晉魏承三百篇之後作  
者意關君臣朋友辭必託諸夫婦以宣鬱而達者而子美  
不盡然也余謂子美千古辭人之宗此而不解風人之旨  
誰則解者况杜之言及夫婦者亦不少鄭善夫云詩之妙  
處正在不必說到盡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  
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徃徃要到盡  
處真處所以失之至於長篇沈着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  
骨格此杜公獨擅之能衆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  
貴但可以爲難而已按善夫此言以論詩則是以譏杜詩  
則非如此抨擊未免蚍蜉撼樹而焦弱侯稱爲子美知己  
子美固少此知己耶王元美爲鄭得杜之骨亦未盡然夫  
不見元微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唐人自選一代河  
嶽英靈不取拾遺間氣極玄兼遺供奉後楊伯謙選唐音  
不收李杜則有意尊之矣少陵抑之而不能少抑又豈待  
尊之而後稱尊耶

杜子祠記

明唐 龍

子美豈特詩人已哉夫子美恥不忘君貧不苟祿困不降志蓋有三難焉是故天寶之亂逆亦犯關天子蒙塵子美揮涕行在崎嶇以從閔至尊社稷之憂激諸將討賊之義諷大臣安危之計直欲挽天河以洗漁陽之兵以還靈武之駕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實以之也且貧無以振拔衣不蓋體寄食於人甚者採拾以自給則就升斗之祿而衍行卒歲亦可也然擢河西尉不拜移華州司功叅軍輒棄去召補京兆功曹叅軍不赴餓死溝壑固其志乎末年趨蜀



P23

會嚴武節度劍南特往依焉武是時權傾天下使少自貶  
抑則富貴可立至矣乃堅壁立之操抗岸憤之容踞牀瞪  
視蹈刃不懾豈非於大人則藐之哉夫曰不忘君不苟祿  
不降志猶不足謂之難也惟不忘君於亂焉不苟祿於貧  
焉不降志於困焉斯其難之至矣則祠之也固宜况子美  
之詩黜華挺實削浮崇雅暢叙葵倫匡翼世教風騷而下  
無不願菹鞭焉濯濯之靈又何慚色於俎豆也祀德者禮  
興甄烈者訓廣諸君子於斯弘矣

槎庵小乘

明來斯行

唐書杜甫客耒陽遊岳祠因大水暴至旬日不得食令其  
舟迎之一日食白酒牛炙死或云子美客耒陽過江上舟  
中飲醉至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濤漂泛其尸不知所在  
後詔求之令乃積土江上曰子美食白酒牛炙漲而死春  
明退朝錄甫藁葬耒陽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  
微之爲志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嗣業始  
葬偃師首陽山蓋子美自言晉當陽元凱之後故世葬偃  
師首陽山又子美父閑嘗爲鞏縣令故子美爲鞏縣人而



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則子美墓竟  
未足果遷也太白來石之說正與少陵耒陽牛炙之事同

杜注水中鹽卷之一

古董楊德周齊莊甫注

同社陸寶敬身甫

門人徐之垣維翰甫訂

遊龍門奉先寺

天闕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闕而楊用修王元美諸公  
紛紛証其是攷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  
若天闕焉此遊龍門詩用闕字何疑又韋應物龍門游眺  
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鬱若對未有天闕

本注水中鹽 卷之一  
可改爲天闕者○文天瑞曰天官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  
天闕間爲關梁蓋北河南河皆星名各三星而正義又曰  
闕丘二星在河南天了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  
之府予謂黃河應天漢而洛京之南爲伊闕伊闕古所謂  
關塞蓋雙闕象也老杜詩天闕象緯逼蓋謂伊闕應天闕  
云爾○高郵張縉駁之曰天闕寺之門觀也以奉先故稱  
舊注引韋述東都記謂指伊闕山蓋因龍門寺而誤也奉  
先縣橋陵詩亦有雲闕虛冉冉之句彼處初無伊闕山亦  
稱雲闕可見

宋陳子象曰此寺中卽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  
以我雲臥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紛紛改証皆臆說  
也○張表臣曰有人問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予曰星  
河垂地空翠濕衣○張南湖曰雲謂臥室也猶言雲室也  
李白亦有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之句皆謂臥室則臥  
非虛字也○文天瑞云臥雲者伊陽之北山卽鳴皋之派  
長殆百里如雲臥然龍門南直臥雲或云然老杜精核按  
天官地紀而命辭恐非漫拈語

張表臣曰有人問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予曰鐘磬清

心欲生緣覺○鍾伯敬曰令人發深省靜慧人實有此境  
胸中無深省二字不可入山水禪林間

贈李白

此殆是初遊齊趙時梁權道編在十二載非

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劉須  
溪曰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腥故思青精飯耳或曰是  
時安史之跡已著公憂之深而見於吟諷晉書載記云羶  
腥之氣瀰漫河洛公詩往往用之對此胡羯之羶腥憂深  
而蔬食常不能飽末蓋喜白能見幾而作已之不能偕行  
云爾○青精飯一名南天燭仙經云食青燭之律命不徒

隕此也一作青精飯餽音迅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  
餽

### 望嶽

詩眼曰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  
拙而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  
後世學者當先學其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  
魯青未子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  
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竭力道  
之終有限量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

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  
前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亦不成詩今人  
多學得老杜手漫處乃隣女效顰耳  
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此不惟青未了三字妙入化境  
而夫如何三字亦爲望字傳神後望嶽恭聞魏夫人羣仙  
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亦字字是望嶽不是登  
臨○陰陽割昏曉三句此言泰山高大日月出入相隱避  
迭爲昏曉層雲盪胸而生歸鳥決皆而入山高大也皆目  
睫也決裂也相如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皆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徃徃似陰鏗鏗豈白比此褒中之貶不無微  
意○誰欲討尊羹劉云誰字恐是惟字

題張氏隱居

張氏或按李白傳謂竹溪六逸之張叔明或按子美雜述  
謂是張叔卿未知是一是二

不貪夜識金銀氣鍾伯敬曰金銀氣貪者不識也不貪而  
又能遠害故結云對虛舟○勞氏曰金銀有氣與否曰有  
地鎮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以上光大如鏡盤金銀發

大上赤下青也氣見於夜光明○第二首濟潭鱸發發春  
艸鹿呦呦 先太宰曰什文云鱸大魚發發盛貌又碩人  
詩鱸鮪發發○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注云鹿得艸呦呦  
而相呼也蘇子卿詩鹿鳴思野艸可以喻嘉賓○按張叔  
明魯中諸生也此云杜酒偏勞勸攷杜康泉在歷城舜祠  
西廡下卽舜泉之支也泉一升重二十三銖世傳杜康釀  
酒於此公詩亦非漫咏

贈李白

劉須溪曰飛揚跋扈亦謂太白耳正是妙意舊注以爲祿  
山且沒交涉○飛揚跋扈用北史齊武傳中語

登衮州城樓

衮州漢之東郡子美父閑爲此州司馬時省侍之故云趨  
庭○孤嶂秦碑在指秦始皇鄒嶧山碑也荒城魯殿餘今  
磁陽縣本漢瑕丘縣隋避先聖諱故改之武帝元光間封  
魯公王子政爲瑕丘侯晉置魯郡於此南樓刻有杜甫詩  
後人呼其處謂杜甫臺又云嶽雲樓

已上人茅齋

僧齊已也

天棘蔓青絲王元之詩天棘舞金絲或以爲顛棘或以爲

楊柳以爲楊柳者因通志柳名天棘南人謂之楊柳又與河檉畧相似故承此訛也本草天門冬或曰天棘爾雅謂之藁冬艸茂曰藁藁音門抱朴子謂之顛棘顛與天音相近也楊用修曰小海小徑之山有草名蒿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又本經謂之顛勒一名滿冬俗名萬歲藤越人名浣艸以其可用浣縑素也別錄云出奉高山中奉高泰山下縣名今處處有之春生藤蔓至丈餘尖細疎滑有逆刺亦有無刺者葉如絲杉而細散夏生細白花亦有黃紫者秋結黑子入伏後無花暗結子其根白或紫黃色大如手子圓實長二二三寸顧名辯物的是天門冬也鶴林玉露之說殊謬

### 畫鷹

畫鷹全首寫得飛動曰攫音竦身曰側目曰光堪摘曰勢可呼却是活鷹在畫○晉孫楚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山谷曰勢可呼謂可呼之以獵也○結云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凜凜有敢於不善人之意

### 冬日懷李白

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

既享有宴於季氏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  
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裋褐風霜入短褐當作裋  
褐裋音如戍反前書貢禹傳糠豆不瞻裋褐不完師古注  
裋者童豎所著褐毛布衣而漢書賈誼貨殖班彪劉平張  
衡及貢禹傳凡六見無作短字者惟史記孟嘗君傳士不  
得裋褐索隱曰短音豎謂褐衣而豎裁之省而便事班彪  
王命論短褐之襲漢書作裋文選則音丁管反淮南子巫  
馬期纒衣短褐而高誘無說于是唐人皆承用之少陵賜  
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爲長  
短之短然史記短音豎而字正作短則借爲長短之用亦  
無不可不必丁管音也

春日懷李白

白也詩無敵安得却似鮑炤庾信胡茗溪曰庾不能俊逸  
鮑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其所以無敵也○渭北春天樹  
江東日暮雲不言懷而懷之情景恍然在目矣○陳曰杜  
居渭北李居江東○按舊史李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吳  
筠隱於剡中今公詩有江東之句蓋其時也

李監宅

李令問也

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爲秘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於天下有炙驢罌鵝之屬今詩有異味重之句卽其人也○用修曰襜縵綉芙蓉集韻縫衣曰縵今俗云穿針縵線是也杜詩襜縵綉芙蓉而字借隱○黃憲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謂壻如龍也此詩贈李令問故引李元禮之事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按志南池在濟寧城南二百步泲水所經滄泓入天井闡爲池蓄荷數畝

過宋員外之間舊莊

按武后時之間與公之祖審言俱爲修文館學士世契甚厚詩律同調所云吟詩許更過蓋徘徊感慨有旣出再來之意劉謂宋詩甚佳謂其許我更過一步是尊慕前輩之辭何異說夢

先碧川先生曰將軍樹用後漢馮異大樹將軍事美員外弟執金吾也時金吾亦已亡矣故有悲風日暮之句

夜晏左氏莊

昔人云風林纖月落可入畫○韋玄使子弟讀書燒短燭



杜注水中山  
卷之一  
燼則罷夜以爲常公詩檢書燒燭短蓋用其事○鶴曰公未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云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忌謂因吳音而思其地也○公孫滿寓秦中月夜聞吳音棹歌浩然有歸心卽日命駕公蓋用此

鄭駙馬晏洞中鄭潛曜也

悞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從來晏洞中者詠不及此自是秦樓壓鄭谷秦樓者潛曜尚臨晉公主也鄭谷借用○洞中作是夏景東亭作是秋景

困學紀聞攷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云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陪李北海晏歷下亭

歷下亭在齊州○杜甫陪李北海歷下亭詩又和北海郡太守李邕登歷下亭自注云亭對鵲湖可見湖上山名鵲山也山谷詩云蚤知鵲山亭李杜發幽思指此○海右此亭古舊作海內者誤今改正○濟南名士多公自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也○蘊真愜所遇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鵲或作鵲

附北海太守李邕詩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  
跡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泊煩促永  
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  
吉祥

行次昭陵

此一首黃鶴叙於天寶五年而草堂詩箋叙於北征之後  
蓋肅宗收京後作也昭陵在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之九巖  
山下有陪葬功臣諸塚內有石刻六駿像又有瑤臺寺在  
其西

林孟鳴述注曰此詩言太宗乘隋之亂以定天下雖以天  
屬而尊高祖其實神功在太宗也是以天下英賢皆從之  
而起如從龍從虎及其繼明而爲君也文物則多師古朝  
廷則半老儒直詞則不戮辱賢路則不崎嶇其盡君道如  
此而天變猶有未消民生猶有未遂則又勤恤以安民生  
修省以回天災此壯士幽人所以有陵邑之悲鼎湖之拜  
也今也廟中之玉衣自舉而出鐵馬常趨而汗此何時耶  
瞻松柏之虛殿立塵沙之暝途追想太宗開國之日而流  
恨不能自己已有以夫○玉衣晨自舉漢書宣帝賜霍光玉

衣梓宮漢武故事高皇殿中御衣自篋中出舞于殿上又  
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匣外○鐵馬汗常趨潼關之戰昭  
陵奏是日石人馬皆流汗李義山詩天教李令心如日可  
要昭陵石馬來韋莊詩興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  
嘶可爲石馬汗趨之證○何大復曰玉衣晨自舉二句是  
煮蒿悽愴之意如騷所謂神之來兮夾兩旂之類

### 飲中八仙歌

此歌古無是疊韻或者疑之而注者謂如題畫人目一二  
語集之成歌蔡氏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  
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野客叢書曰杜子美飲中八  
仙歌船眠天三字並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松  
江詩語謂字同意異不妨重叠又謂在歌行則可他不可  
爲法余謂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蘇子卿詩曰四海皆兄  
弟誰爲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曰歡  
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又曰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沈  
休文詩曰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所願從子游寸  
心於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惜  
無懷鄉志辛苦誰爲歸張景陽一詩押兩生字任彥升一

詩押兩生字三押情字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謂古  
人分章之意惟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杜詩皆有所祖  
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知章騎馬似乘船阮咸醉騎馬歌傾時人指而笑曰個老  
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少陵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全用  
此語注者謂其浙人不喜騎馬而喜乘船杜蓋嘲之何證  
也○眼花落井水底眠王祥醉憑肩與頭不舉歸其親戲  
之曰子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亦不醒耶○恨不移封  
向酒泉北齊王詢好飲帝一日召詢詢曰盡此三斗方去

見帝帝聞而咲之移封酒泉漢郭弘甚承寵顧一日見帝  
帝曰欲封卿何地弘好飲對曰若封酒泉實出望外帝咲  
而封之酒泉卽肅州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故名○唐詩李  
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後爲李林甫所中罷政賦  
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此正用適之語○蘇晉題  
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  
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天子呼來不止船汝陽王璿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遣  
人掖出之范傳正李白碑云玄宗飲白蓮池召李白作序

詩時已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此不上船正與不下殿相似或云衣領爲船夫衣領誠謂之船以解此句則非也○焦遂五斗方卓然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惟焦遂事蹟僅見於甘澤謠○唐詩拾遺云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爲酒吃劉須溪曰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醉趨古無此體無此妙謂爲八仙甚稱又曰此如題畫人目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更見佳趣第難爲拘檢者道耳

贈特進汝陽王

朝退若無憑王遵巖曰無憑猶漢高云吾失何如失左右手耳言帝眷之切非言汝陽王之謙也○平居孝義稱成器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爲寧王故云○巖栖在百層陳無已本作巖栖異一勝

今夕行

宋朱正民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苟其語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未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幹也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

中丞夕無事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碁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莊子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李翱有五木經云樗蒲五木玄白判又曰王采四昧采六白二玄三曰梟又曰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

奉贈河南韋尹丈人

楊用修曰河尹注以爲傳咲考岑參詩河尹天明生莫辭唐人如此稱語甚多如樂天呼元微之爲元微如元裕之

稱李欽甫爲李欽不一而足也○篇韻昧之六切呼鷄聲

又作粥並與祝同音祝鷄卽味鷄也風俗通又作朱朱卽

祝之

轉聲耳粥又音州味與祝又音晝蓋平聲則音州轉爲去聲則音晝又轉入聲則音祝又轉而爲朱也

贈韋左丞

舊注公以開元二十四年預京兆貢舉而不第遂困長安故云蚤充觀國賓旅食京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轂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中者公繇是退下故云主人頃見徵青冥却垂翅末云况懷辭大臣公明年果又有東

都之遊公詩匡衡抗疏劉向傳經語于此可見

錢受之曰上韋左相詩天寶十三載霖雨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故曰霖雨思賢佐非泛言霖雨也上以見素經事相王府有舊思用之故曰丹青憶舊臣也范叔歸秦託意深遠蓋見素雖爲國忠引薦公深望其秉正去國忠以匡時故以范叔歸秦諷之國忠在唐猶穰侯以外戚擅秦也今范叔已歸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蓋詭詞以勸之微意如此舊注以爲喻見素父湊仕隋歸唐湊以永淳二年釋褐未嘗佐隋也○田子藝曰讀書破

萬卷者讀書不能破其底裏則終不爲我有必使迎刃而解如破竹之勢根節不滯迺爲善讀書故杜工部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岑嘉州亦云讀書破萬卷何事來從戎破事甚妙今曲調亦名入破○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爲隣○鍾伯敬曰李杜同負才名同居亂世李調羹賜錦不以爲榮杜冷炙殘杯不以爲辱高人慢世胸中各有所主○東坡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便覺神氣索

然○錢受之曰常讀少陵贈韋左丞詩殘杯冷炙相對悲  
辛之句竊嘆其言之未壯及觀結語云白鷗沒浩蕩萬里  
誰能馴然後知公浩蕩然之氣所以充塞宇宙者如此

高都護驄馬行

此高仙芝非高適也仙芝開元末安西副都護

何景明曰唐人馬詩多佳篇惟此爲勝以其化盡點綴之  
格也○腕促蹄高如踣鐵相馬經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  
高則耐險嶮○交河幾蹴曾冰裂蓋取東方朔神異經云  
北方有曾冰萬里曾與層同○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  
馬千金裘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馬鬣剪爲

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白樂天詩馬鬣剪三  
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青絲  
絡頭爲君老何繇却出橫門道古樂府青絲纏馬尾黃金  
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第一門曰橫門門之外  
有橋曰橫橋橫音光此結句却言徒蒙惠養不得出一橫  
門以騁其千里之足其寓意有在矣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天寶初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告  
錫靈符乃置廟天寧詔天下建紫極宮故曰配極玄都闕



○憑高禁籞長漢書音義禁苑之籞折竹以繩懸連之使人不得往來○金莖一氣旁金莖銅柱也西都賦曰擢雙立之金莖○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風箏簷鈴也古人殿閣簷椽間有風琴風箏○銀床井闌也古舞歌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錢受之曰唐自高祖追崇老子爲祖人主崇信極矣此詩直記其事以諷諫也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爲不經也碧瓦四句譏其宮殿壯麗踰制爲非禮也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奉敕升老子莊子爲列傳之首序伯夷上

然太史公不列於世家終不能改易舊史蓋微詞也道德付今王謂玄宗親注道德經及置崇玄學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畫手以下八句紀吳生畫圖也世代之寥廓如彼畫圖之親切若此冕旒旒眩曜耳目不亦近於兒戲乎翠栢四句叙冬日之景也身退以下四句以謂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淨無爲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卽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形爲妖爲神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雖極意諷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

山谷簡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畧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盡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塲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塲耳○張表臣曰玄元皇帝廟詩叙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

贈衛八處士

衛賓也

謾齋詩話曰凡人做詩中間多起問答之辭徃徃至十數言收拾不得子美此詩焉知二十載至問我來何方若使他人道到此下須更有數十句而少陵便云問答未已兒

女羅酒漿此有杯土障黃河氣象○夜雨剪春韭郭林宗友人夜冒雨剪韭作炊飲○父執父之同志者見曲禮○

今爲參與辰左傳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

曠林兩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伐帝遷閼伯於商丘宋

地主辰遷實沈於大夏晉地主參故辰爲商星昏見參爲

晉星曉見二星出沒晝夜不相見

贈翰林張四學士垧

天上張公子漢外戚傳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葛常之曰張垧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又

材覬覬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均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得房琯力救僅免老杜贈均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均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炤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斯則報國宜何如而乃亂理比賊反噬其主豈人類也哉

重經昭陵

唐太宗陵也在醴泉縣西

張表臣曰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見其發揚而蹈厲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得其雄深而雅健○楊誠齋曰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信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語○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京房易飛候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崩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彩雲在松下如車蓋馬○鍾伯敬曰陵廟之作典古淒涼說功業無竹帛氣說鬼神無松杉氣

故武衛將軍挽詞

王遵巖曰唐人挽詩無能如此用意造語真奇特也○又

曰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躑騰此等句雖是氣格而詩人風致元不如此○赤羽千夫膳膳字終難解或誤亦未可知○范君材曰注中指鴈爲多可咲之甚

兵車行舊注爲唐玄宗用兵吐蕃而作

錢受之曰爲征南詔而作也鮮於仲通喪師于瀘南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前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篇首直叙其事而設爲征人問荅之辭君不聞以下言山東二百州皆以征伐之苦繹騷至此不

獨南詔一役爲然故曰役夫敢申恨也且知以下言雖爲土著之民而田廬荒蕪租稅無所從出亦不免於死亡不獨征人也君不見以下舉青海累年之故事以明征南詔之必不返爲可痛也不言征南之苦而言山東言關西言隴右其詞口哀苦而不迫如此一則曰君不聞一則曰君不見有詩人呼祈父之意焉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故雜舉河隴之事錯綜其詞若不耑爲南征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黃尚明曰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車駢駢馬蕭蕭未嘗外

入一字如曰濟潭鱔發發春艸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入  
天陛赤墀植壁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  
語膚淺不類耶

同諸公登慈恩塔寺

源流至論曰此正陪諸公遨遊而作也固宜笑談風月傲  
視八極以樂其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荆公謂其譏天  
寶時事則其愛國之意果何如

慈恩寺舊注未詳按事在曲江西杏園內唐進士賜宴後  
率題名于慈恩寺塔本隋無漏寺地唐初廢貞觀十二年

高宗在青宮爲文德皇后請立寺故以慈恩爲名寺南臨  
黃渠竹樹森邃浮圖七層崇三百尺有辟支佛牙大如斗  
光采煥爛南部新書曰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塔下題名  
後人慕效遂爲故事謂之雁塔題名此塔倣西域製名亦  
本之

宋三山老人曰此譏天寶時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  
道也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言清濁不分  
而天下無紀綱文章也虞舜蒼梧愁思古之聖君而不可  
得也瑤池日宴言明皇方耽於滛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

多去朝廷故以黃鵠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雁  
稻梁刺之也按此詩首言高標烈風登茲百憂登高視下  
岌岌乎有漂搖崩析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  
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之長安  
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  
將亂宴樂不可以爲常也

張表臣曰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予解曰周滿瑤  
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  
有稻梁謀解曰黃鵠譬高舉遠引莫知所往者隨陽譬志  
在隨人拘於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方荒滯  
天下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嘆識者見幾而作  
吾人懷祿未快也○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  
謂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梁若猶貴  
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少陵所云黃鵠  
去不息云云也

### 按簡成華兩縣諸子

舊謂此詩在成都作爲成都華陽兩縣今考詩在長安作  
爲咸陽華原二縣成字是咸字之誤○弊衣何啻聯百結

董京隱居白社以殘絮縷白爲衣號百結衣

### 杜位宅守歲

王伯厚曰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守歲阿咸家咸一作戎楊用修曰宋王思遠勸其兄晏自裁以全門戶晏不從後爲世祖佐命臣謂思遠曰阿戎昔勸我若從之豈有今日注曰晉宋人呼從弟爲阿戎

### 玄都壇寄元逸人

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師○來道之曰子規夜啼上竹裂言其聲清遠如竹裂耳○王母晝下雲旗翻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見千家注○又宣和間中官陳彥和掌禽死見蜀中貢一鳥狀如燕鳥紺翠尾甚長啼則尾開展如兩旗故名曰王母

鍊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舊傳谷中有鍊鎖下垂良非也人所能攀援者君獨能致身於此亦大蕭爽哉道藏經晉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入谷之西澗水窮處忽

見鍊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焉

### 樂遊園歌

宋程大昌曰曲江之北爲樂遊原及樂遊苑及漢宣帝樂遊廟也廟至唐世基迹尚存與唐之曲江芙蓉園芙蓉池皆相並也杜甫樂遊園詩曰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卽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則可知其高矣○白日雷霆夾城仗玄宗以隆慶坊爲興慶宮附外郭爲複道自大明宮潛通此宮及曲江芙蓉園又十宅皇子令中官押之于夾城起居西外郭廡後宣宗于夾城南頭開便

門自芙蓉園北人青龍寺後詩花萼夾城通御氣及杜牧之詩六龍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此也○長生木飄示真率西京襍記載上林苑有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當是用此木爲瓢故以爲名○又鄴中記長生木一九月生花色白子大如橡子見葉廷珪海錄碎事○閭闔晴開詠蕩蕩詠讀如迭迭蕩蕩天體堅清之狀范君材曰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有此轉才見老手○王遵巖曰此句情韻始起

### 送韋書記赴安西



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書記赴三捷詩一月三捷

贈太常張卿垧

錢受之曰方丈崑崙指秦皇漢武也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爲天地間濶絕不可致之事豈如玄宗使張均取妙寶真符於寶僊洞往而旋獲乎均以此取幸於玄宗故曰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佞也方丈四句隱然借秦皇漢武以諷玄宗之求仙亦諷均不當以求仙幸也相門以下言均之門第如此遭際如此聲望如此豈不可以目

致公卿何事求仙倖進耶投贈之詩託諷深厚如此其意切則其辭愈婉此風人之指也適越以下自陳其顛躓又教均以大臣之道爲國求賢不當以求仙逢人主非徒望之以薦用也應指釣璜以太公望自况其自待亦不薄矣王遵巖曰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只是形容其禮近清華而世胄傳承美遠之意非出使荒遠之謂也○亨衢炤紫泥者後漢志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靈虬傳夕箭者漏刻銘云靈虬承注○楊用修曰應指釣璜溪潢一作橫

白絲行

謝世修曰首言絲須長不須白何也如越之羅如蜀之錦或染爲紅或染爲碧隨時不定所以不須白也繇縑而染繇縑而織織而量量而熨熨而裁縫縫而成衣此比汲引之難也成衣之後著之以舞蛺蝶飛而黃鸝鳴落絮散而遊絲輕皆若與此舞衣有情又隨風映日似欲輕舉此比進用而爲人所悅也未言汗濕塵汗顏色漸減憐新去舊置之何所乎此比棄之易也旣已見棄寧不恐懼而忍爲羈旅也哉

用修云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郭詩曰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况復雁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况復已朝餐曷繇知我饑此詩用泰機之言而反之泰機以白絲寒女自喻而致憾於衣工之棄我以冀咸之相薦此詩爲白絲素質不自貴重而隨時染裂春天衣著隨風輕舉亦可謂妙于趨

時者矣然而有香汗清塵之汚有開新合故之置向之汲  
汲求進徒自黜耳所以才人志士深思汲引之難恐懼棄  
捐而恣於羈旅也此詩全用選而屬意尤為深婉

